

文家界的歌声

□谷俊德（白族）

“…… 哎哟嘛，红军来了闹革命，反动派命归阴！”这是2009年8月，我到红军村文家界采访，听到的一首《我们是红军》的革命歌曲。

文家界，是桑植龙潭坪镇毛垭村的一个组。文家界，被称为“界”，是因它海拔高，有1500多米，紧邻云头山，为云头山的姊妹山。

1932年夏天，毛垭村村民正在山中摘辽竹叶。村民周伯军牵着牛正准备去文家界耕地。突然，从岔路口来了一支红军队伍。约140多人。为首的指挥官是一个叫张家千的政委。

“小周，你去犁地呀？这一带情况怎么样，有没有敌人来村骚扰啊？”张家千认出周伯军，从马上跳下来，边走边问。

“哦，是张政委！你什么时候来毛垭的？”周伯军认识张家千。因为前几年寨上建根据地时，周伯军当了红军，留在毛垭寨上搞宣传发动。张家千当副政委，就住在周伯军家里。

“一言难尽啊！”张家千招呼战士们歇息。战士们旅途劳顿，加上缺粮，一个个脸色发黄，很快有战士打起盹来。

“我是奉军团长的命令来毛垭的，这次我们为毛垭根据地带来部分粮食、布匹和弹药。我们刚从鹤峰过来，一路经过大坪，天鹅抱蛋，刚踏上文家界，就遇到了你啊！”张家千握住周伯军的手说。

正在这时，毛垭村的一位留守红军战士张善伦急急跑来，对张家千喊：“不好了，张政委，周政委带2000人马杀上来了！”

“立即集合！向文家界坡上突围！”张家千没想到自己140多人的部队前脚刚赶到毛垭，后脚就引来了白军，且多自己10多倍的周矮子的匪兵。

张家千率领骡马队立马往文家界坡上冲去。

周矮子早就侦察到张家千的红军骡马队要过文家界，他花重金买通白竹溪的一个地主，打探到张家千要向毛垭送粮食、弹药，不仅打听到张家千的骡队战斗力不强，除了几十支汉阳造外，没有迫击炮和机关枪，且押运骡队的全是一些赤卫队员，不是红军正规军。于是他悄悄派重兵尾随而来。刚到毛垭脚下，发现了张家千的骡队，于是立即追赶。

张家千的骡马队朝文家界坡上冲，由于路又窄，坡又陡，行动非常缓慢。一匹骡马还掉进了悬崖，驼的苞谷撒了一地。“砰！砰！”周矮子的前哨部队发现了骡马队，立即开枪射击，几匹骡马受惊，朝山坡跑去，跌翻在地，驼的枪支也散落了。

“张政委，我们要组织冲锋队还击！”副政委建议说：“由我带20名战士垫后，你们先走，到文家界设防！如果我们回不来，你们就和同志们突围！”

“好吧，要注意安全！”张政委立即从骡马队中抽调最得力的20名年轻战士，组织冲锋队，由副政委指挥。张家千还将自己背上的一把大鬼头刀交给副政委。

枪声越来越急，枪声越来越稀，当后面山下只听到一阵哇哇乱叫的吼声时，张家千痛苦地将头上的帽子抓在手上，擦了一把

脸。“报告张政委，这是副政委的刀！”一个浑身是血的红军小战士托着一把刀向他报告。

“副政委带……我们……冲锋……我们20个人……没有一个孬种……副政委用……这刀……砍杀……了十名敌人……他身中五……弹……他……要……我……将这……刀……交给你……突围……！”这名小战士边说边看着张家千，当张家千拿着刀，再看这名战士时，发现这名战士的眼睛不动了。这名小战士就这样顶天立地地站着，他身上的血流干了，他英勇牺牲了。

“集合！组织敢死队，为副政委报仇！”张家千怒火万丈。60多名装备简陋的红军战士整齐地站在一个农户的岩塔里。他们目光如神，脸色铁青，风吹着他们背上大刀上的红绸，像一个个战神。

“同志们，情况非常紧急，我们遭遇了10倍以上的敌人，我们是红军，决不能让粮食和枪弹落到敌人手里！”张家千挥了挥右手说：“我们组织敢死队，一定要把敌人打回去、一定要将粮食和弹药交到毛垭人手中！”

“我们是红军！我们是红军的队伍，预备唱！”张家千大手一挥，齐唱一首刚刚从洪家关学来的《我们是红军》的歌谣，敢死队踏着歌声出发了，后面是一群握梭镖的赤卫队员在放肆地吼着歌，朝一个有竹笼的土丘扑去。

敌人的炮火更猛了，张家千的敢死队员，一个个先后牺牲了，文家界的山路被鲜血染红了。

张家千打完最后一颗子弹，飞来一颗流弹击中他的腰部，他朝警卫员大喊一声：“带大家突围！”就晕死过去。

张家千的骡队被打得七零八落，除20多个赤卫队员带着部分粮食和弹药从后山小道逃生外，还有20多名战士在突围中迷路，骡马和人全部掉下深渊。文家界战斗，张家千的红军骡马队死伤惨重，牺牲近100人，张家千因掉进竹儿洞，敌人没找到。第三天被周伯军带领的群众发现，抬回毛垭治疗，伤愈后又回到了部队。

“文家界战斗特别惨！”周伯军向村民讲起这场战役，他说：“文家界战斗，我们红军牺牲100人，主要是我们地势选得不好，加上敌人穷追猛打，我们张政委的骡队武器又差，才打了败仗。但我们红军不是孬种，面对强敌，没有一个人当逃兵，没有一个人当俘虏，没有一个怕死的种，大家都勇往直前，朝白军杀！杀杀！”周伯军告诉村民说：“文家界战斗，敌人也丢下70多具尸体，还被红军打死了一位副团总，周矮子的一根指头也被打断了！”

后来打扫战场，周伯军和村民将牺牲的100名红军战士掩埋在文家界的一个土洞中，村民取名叫“红军坟”。现在毛垭群众还能唱当年张家千组织文家界战斗时唱的首《我们是红军》歌谣：“我们是红军，与群众心连心。红军替群众打江山，革命火种撒满天。哎哟嘛，红军来了闹革命，反动派命归阴！哎哟嘛，红军来了，胜利的歌声传四方。”

铃声（外三首）

□徐春雄

我的小学老师有一个锤子
还有一块铁
他把铁挂在梁上
像胸中掏出一块肋骨
他用锤子打在铁上，弹一把无弦琴
音符一个个从铁里跑出来
铃声反复敲响
我们像音符一次次从铁上出发

我怀抱二十四根肋骨
每一根悬着的铁
随时会响起铃声

母亲的作品正在慢慢消失

母亲读过小学一年级
她每一幅作品都很小
都与泥土有关
我们家那些小地块不适合大手笔
水田搁在山腰，撒下种子就像给我画了半块芝麻糕
屋角种一颗葫芦，也算墨悬济世
母亲耗尽一生的力气
没有把那个饼画圆
葫芦也没有治好她的心脏病
地播完了
她的作品正在慢慢消失

我没有种地文凭
我决定买一把新锄，择日归乡
挖地三尺
不种葫芦，它治不了母亲的病
种稻谷，也种稗子
这样，我就可以在母亲的稻田里长出顶皮的稗草
拔了这株
又在那边长
跟她捉迷藏

落叶，一个人的旅途

鸣蝉已过三遍
一片杏叶即将离开它的合抱之木
一座金黄的宫殿

临行没有酒
有白露
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披上御赐的黄马甲
像李白
离开了长安

一个人的民间
秋水瘦，江湖笑
落叶的影子若隐若现
像一只萤火虫，迷失在原野
一点点微光
远了，小了，模糊了

我还在时间的树下
等自己
等一片叶子回来上朝

遗忘在地里的庄稼

徐氏家族按辈份依次为定、国、忠、良
定字辈的长者没学过几个字
一个村的人名可按词组归类
男丁有六斤、八斤、九斤、贱奴、狗奴、小奴
女子有杏花、桂花、桃花
山上的花不够，就取名水花、雨花
邻居一大伯是遗腹子，出生时也没称一称，大家就按他的身材取名冬瓜

名字对人生有强大的暗示
冬瓜一辈子没有离开庄稼地，种南瓜种苦瓜种自己
六十多岁时生了一场病
没钱买药
和他的庄稼一样没施过药
他走了以后，庄稼地就没人管了
慢慢长满了野草
他的土坟也没人管，枯草之下
模糊可见“冬瓜”两字

落单，隐匿的冬瓜
稳稳坐在石碑之上

邂逅那一池荷花（外一首）

□黄汉宣

热浪在蝉声里翻滚
我行走在乡间
撞见那一池绿
正托着星星点点的红
在大暑的褶皱里摇晃

荷叶把阳光掰成碎银
每片都盛着半盏风
荷花踮脚，吻过蜻蜓的翅膀
暗香便顺着蝉声爬上来
堆满我的额头

水珠在叶尖打了个盹
惊起三两只蛙鸣
涟漪漫过石阶时
恰好接住
从花瓣上滑落的
整个夏天的重量

夏日的莲蓬

晨光漫过塘堤时
它已解开第一颗纽扣
粉白的裙摆浮在水面
像一封洁白的信笺
等风寄往远方

蜻蜓停在莲叶的褶皱处
读它藏在蕊里的私语
阳光穿过时
碎成一汪摇晃的星子
鱼群游过
误认是碰落了天上的云

直到暮色漫上来
它才慢慢合拢
把整个白天的热
酿成一滴
舍在唇边的凉

葱担杀日寇

□柯云 湘斌

“英雄杨家溪，神话传不息。
日寇犯慈利，血洗我大地。
青年农民陈力生，葱担杀顽敌。

夺下罪恶刀，焚尸灭“狼”迹。

抗战大英雄，美名传千里……”

这是流传极广的一段三棒鼓词。

杨家溪，慈利名溪之一，发源于巍峨大南山麓，一路串珠带玉奔向澧水。在注入澧水河畔时绕出一个自然山村，集住以杨、陈二姓为主的几十户土汉混居人家，形成一个小集镇。因地处石门县边陲，上通湘西、巴蜀诸县，下达澧州、长沙的古官道，穿村而过，又是驿站，故十分繁华。集市每5日一场，货物俱全，琳琅满目，热闹异常，历为兵家必争之地。大革命时期，是贺龙年轻时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之一。当地土家青年陈力生，早在少年时就听说桑植贺龙两把菜刀砍盐局的故事。他决心向英雄们学习，要干出一番事业来。为了提高身体素质，便拜本地武功大师邢福初为师，练习拳脚功夫。他本身生得五大三粗，臂力过人，不到两年时间就成了民间武林高手了。

不久，陈力生拜镇上杨玉仁为干爹，杨玉仁与红军关系甚密，经杨介绍，正在渴望中的陈力生结识了梦寐以求的红军战士，听他们讲述革命道理，大开眼界。从此他开始做一些与革命有关的大事，当上了游击队员。

不久，抗日战争爆发。陈力生决心杀敌报国。

那年，日军突破石门防线直入慈利境内。国军七十三军在杨家溪和石门交界地与日军鏖战数日，血淌溪水，染红澧河。日本鬼子烧杀抢夺，激起山民同仇敌忾，奋起抗日，陈力生就是奋勇杀敌的代表人物。

陈力生是家中主要劳力，便靠山上打樵到镇上出售为生。为挑柴方便，请木匠和铁匠做了一条特制葱担。葱担，是土家语，是一种劳动工具，用栗木做成，两端削尖，包上铁皮。这样便插进干柴捆子中，挑起既稳且爽。他每天卖两挑干柴，基本上解决一家三口人的生活。

这天陈力生刚从山下挑柴下山，行至镇前，闻知镇上中年妇女徐环英被鬼子轮奸后，把她乱刀砍成几块，惨不忍睹。卖花生的李经科因穿一件蓝布长衫，也许是显眼，被鬼子一枪打死。两个噩耗使他怒火填膺，暗下决心，这次一定

要叫鬼子血债血偿。他急步来到镇内，到财主陈南庭家，将干柴出售后，来不及回家便将葱担竖放在屋角内，寻找杀敌机会。

陈力生坐在陈南庭的禾场上，双眼冒火。四处张望，搜索目标。这时，发现一个蓄有鼻胡的鬼子骑着一匹棕色高头大马，他腰挎战刀，耀武扬威地径直向陈南庭家中奔来。到了门前的八字槽门边的一个稻草垛边把马拴住，大步向屋内走来。不一会儿，只见陈家厢房溢出一股烟味。陈力生断知鬼子要烧陈南庭的房子了。他心中一惊：若陈家房起火，必然殃及半边街道的房子。顾不了生死，陈力生悄悄溜进烟源处。见鬼子不在，家主人不知去向。他便用面盆舀缸中的水熄火。然后去寻找鬼子。他仗自己可敌三、四人的实力，毫无畏惧，决定杀死这个鬼子讨还血债。

陈力生睁大双眼，七寻八找，在一张十米长的木梯边，也就是他放葱担的地方，发现鬼子正坐在木梯的下塌板上，好像在打盹。陈力生按捺住怒火，向鬼子做出友好状态，向他招手。当鬼子起身时，说时迟、那时快，陈力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端起正喷怒火的葱担向鬼子的胸腔刺去。鬼子虽猝不及防，但反应迅速，立即拔出东洋大刀，极力反抗，怒不可遏的陈力生飞起一脚将垂死挣扎的鬼子踢倒在地。接着又以满带污血的葱担尖猛地袭去，正中心脏，鬼子双目一直，就像猎人枪下的豺狼一样，成了一陀死尸。陈力生立即夺下战刀。为了灭迹，他把鬼子的死尸拖到稻草垛旁边，盖上稻草烧掉了。鬼子的战马因来不及牵开，被大火吞噬了，成了鬼子的陪葬品。此时，陈力生一不做二不休，干脆用战刀将烤焦的马肉割下，分给街道上的人家吃了。

事后得知，被杀的鬼子是日寇的一名小队长。陈力生勇敢杀日寇，一下子成了慈利县一条爆炸新闻。陈力生用葱担杀死日军官，当时民众称他是抗日英雄。奇怪的是这个鬼子失踪后，却无人寻查。陈力生将这把战刀交给自卫队杨队长。解放后杨将此刀呈交给慈利县第一任县长莫和初手中。后由北京军事博物馆作农民抗战成果收藏，并给陈力生发了收藏证，可惜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毁掉了。

陈力生杀敌的葱担，因带有鬼子的污臭血迹，民众说鬼子的血比疯狗还污，大不吉利，他一气之下抛入澧水之中。

在大湘西的屋脊，湖南八大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海拔近二千米的斗篷山上，长着一棵古树。

湘鄂边民呼之为“千手观音”，《植物志》记作亮叶水青冈。它生于唐朝贞观年间，吸过李太白醉眼看过的烟岚，沐过苏东坡竹杖敲落的松风，一千四百年雨雪凝成树皮皴裂的经文。其树高近三十米，树冠遮阴近两亩，躯干需三、四人张臂合围。树的主干顶端遭雷火多次劈斫，焦黑断口处却擎出数十余条水桶般粗细的虬劲新枝，蜿蜒盘曲数十米如青铜浇铸的佛手，在云海里拈花微笑。

十六年前，初掌保护区林政资源守护之责，我顶风入山拜谒。立于树下，但见亮叶翻飞如银鳞耀日，树身疤痕累累如古战场遗迹。最令我灵魂震颤地是离地三丈余处，似有雷火撕开瓮大之豁口，其内壁炭黑如砚，偏偏自裂缝垂落几从崖姜蕨，青翠欲滴如菩萨宝瓶溢出的杨枝露。保护区的树医曾以茶杯口粗钢箍束其创口，经年累月竟被新生的木质层层吞裹，终成树腹中一道隐秘的钢脉——千手观音，它以血肉之躯驯服金石，可谓人世间至柔至刚之韵律交融。

这残缺是光阴炼就的舍利。犹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炼钢铁。山腰上曾有二十余名刀斧手伐其参天姊妹古树亮叶水青冈若干，铁锯轰鸣声撕咬着满山惊鸿飞雀。当时，桑植县林业局唯一的一位科班出身的陈姓林业技术员曾闻讯而至，护树无果。风华正茂的他，抱着最大一棵需五人合围的古树桩伫两天而晕厥，泪尽泣血。此举惊动了省城林业专家现场探勘，终保住残林一角。后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叶，成立八大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首批）。此一角，原始森林二十万亩得以保全。经专业普查，保护区物种总数达七千二百九十四种以上，是欧洲物种的总和。保护区也是中国具有全球意义的十七个生物多样性关键地区之一。在保护区的日日夜夜，我常常夜看这批遗留幸存之树桩，斧痕已结出琥珀色树脂，细观内嵌甲虫残翼，竟将一场杀伐凝成永恒标本。更有奇者，主干空洞中竟也横生出一株株杜鹃，五月花开如火，恍若古树警惕着滴血的玉钗。生与死在此媾和，残缺与圆满在此相生，恰似著名画家八大山人那笔下翻白眼的鱼鸟，在残破的韵律中缓缓透露出生命之自在。

今岁春深夏至之际，承蒙组织关爱，终归林海。此番重回林家铺子，履全市林政资源守护之责，也是人生中一段三十载职场淬炼后的初心重温之旅。兴致所致，遂利用周末空闲时间，携妻女，挑一个雨后彩虹的午间再谒神木。行至山脊，女儿忽指云深处：“阿爹，树在诵经！”原来连朝暴雨初霁，雷电曾缀满虬枝，风过时清响琳琅。近观千手观音古树的雷劈处，新枝已粗如殿柱，断口漩涡状的年轮如佛陀眉间白毫，盘旋着向死而生的密义。我以耳贴树，似闻有地脉奔涌之声——仿佛那是根系穿透志留纪页岩，吮吸远古海水的回响。

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忆昔率众抗疫，见年轻护士摘去面罩，颊上深痕唯美如刀刻；深山巡诊，抚老农掌心扎心似茧花，硬过岩间青冈木。这些烙在血肉的印记，何尝不是另一种年轮？古树以焦痕为勋章，世人以伤痕为史册，皆在诉说同种天机：真正的生命之韵从来不是无瑕美玉，而是于破碎处重绽的绿意。

在这林风嘶吼的山脊上，暮色四合时，有奇观乍现。夕照将这古树树影投向东北侧鄂西鹤峰县，主干如巨椽挥毫，在层层梯田的烟火人间里写下数百米长的“佛”字。南侧湘地桑植境内，枝桠投影化作百鸟归林图。更绝是北麓宣恩地界，新枝影纹竟如土家织锦“西兰卡普”纹样。一树成三境，光与影在此达成神谕：所谓疆界，原来是人类画地为牢的妄念。

夜宿守林人木屋，雷雨骤至。闪电撕裂天幕的刹那，心心念念里，如见古树傲立如须弥山。它的新枝在狂风中翻卷银叶，万千光点流转如梵天撒落的金刚砂。最震撼是那焦黑断口，竟将劈落的光电汲入体内，通体透亮如琉璃灯盏——它以天地为熔炉，将毁灭锻造造成重生的泪痕和斑驳的年轮。

雨霁后登高回望，神木吞吐朝云。霞光浸染下，雷击伤痕竟也似乎泛出孔雀般的蓝釉色，新枝嫩芽翠似西域翡翠。忽悟，此树早以超离草木之身：断口是涅槃的莲座，焦痕是修炼的曼陀罗，连树脂滴落的轨迹，也都是大地写给苍穹的偈语。

下山时踏露青苔，踉跄间扶住路边树干。掌心所触，树皮沟壑如龙鳞翕张。一滴宿雨自树洞坠落，正入后颈，凉意沿脊而下，顿觉五内澄明。恍惚间得陈姓技术员当年哭树之声穿越时空，与抗疫时病房里的仪器滴答、林海中盗伐遗落的斧音交织成复调——原来人对自然的愧作，与自然的宽宥，皆是永恒轮回的钟摆。

行至山腰再回首，神木已隐入云霄。唯隐约见得断枝处新叶攒聚如碧莲，在湘西屋脊之上，在千年劫火之后，静默地捧出一整个不谢的春天。

是夜归家，展读《八大公山植物志》。见“亮叶水青冈”条目下载：“木材坚重，可供军工、民器之用。”哑然失笑。这生于唐代的灵物，历劫千锤百炼不死，却因了唐诗宋词的浸润，得以断枝长春，岂是“军工民器之用”六字可囚？它分明是立着的山河，是站着的史诗。其根深扎大地之腑，其冠轻抚苍穹之额，以残缺之躯昭示完美真义——真正的守护，不是将万物囿于方寸标本，而是护它于雷雨中淬炼成千手观音，在伤口里绽放永恒的春天。



看一棵树

□未名湖